民國叢書

第三編

·41·

文化·教育·體育類

中國新聞事業　黄天鵬著

中國新聞發達史　蔣國珍著

新聞史上的新時代　胡道静著

中國的新聞記者與新聞紙　張静廬著

上海書店

中國新聞發達史

蔣國珍著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初版

中國新聞發達史（全一冊）

【每冊價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作者　蔣國珍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上海大連灣路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世界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奉天　吉林　保定　邢台　綏遠　太原　濟南　烟台　武昌　漢口　宜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重慶　南昌　蕪湖　安慶　合肥　徐州　南京　無錫　杭州　嘉興　寧波　溫州　開封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梧州　世界書局

中國新聞發達史目次

中國新聞發達史

第一章　中國報紙的濫觴

第一節　邸報

一　新聞通信（古代）

據亞細亞雜誌（Asiatic Journal）說：「嚴格的說，中國可以說是沒有可以稱爲報紙的東西.」(1) 蓋從十五世紀末，歐洲的報紙，已漸次發達。拿當時的中國來比較，自然是無具有可稱爲報紙資格的東西.(2) 不過人類是好新奇的，並具有交換新奇的本能。所以相當的時代，和報紙性質相同的刊物，也就自然應運而興了.

在文字未普及時，都是以歌謠來傳播新聞，東西洋是一樣的。如日本書紀中的童謠；埃及亞細利亞的古詩，都是當時傳播新事件的媒介。我

國詩經中的國風，也是這類的東西．至於帝王的詔命，以及官吏宣傳德政的布告，有時也有幾分像報紙．如我國的春秋，都屬於這一類．(3)試看現代的報紙，不是負有「宣傳」的一種使命嗎？在這一點看起來，還帶着從前宣傳德政於人民的遺意；同時可以知道「官報」是最先發達的．在歐洲新聞史上，可稱爲官報之祖的，要算羅馬的阿克塔賽托納斯和阿克脫台路那，這都是愷撒 Ceasar 所發行的．專記元老院議決的軍事案件及羅馬市所新發生的事件．以其一份揭示於民衆，餘則分給駐在各地方的總督．(4)

文化發達之後，同時社會生活，也就複雜．覺得只賴着官報，是不能滿足，於是就有民報發現．所謂民報，就是人民自己所編輯發行的，和官報是對立的一種刊物．不過當時傳達新聞，是民間流行的歌謠；所以民謠在直接報紙化的時候，就成爲民報．尤其是在歐洲，在這上面加以經濟

上的要素而成爲今日報紙的基礎．至可稱爲濫觴的，還要推羅馬地方官對於從殘留於羅馬市的奴隸，或已經職業化特約通信員所寄送的政治或社會上的新發事件的「信札通信」呢？到了八九世紀，其範圍漸次擴大，寺院、貴族、學者、都市的政廳等，其通信亦用特約，其中通信的輪流觀覽也開始了．又加以商業上必要的通信要素，而地中海沿岸的商業中樞都市，就成爲信札通信的中心地．一直到十六世紀，在羅馬及威尼斯地方，竟然有同一內容的通信，居然日日預約販賣而生出所謂報館及新聞記者的新生物．恰巧在十五世紀中業，哥德白露非發明印刷術，也是報紙發展中的偉大的助力．所以報紙的起初，是不過販賣歌謠的印刷物，後來卻漸次印刷散文；到十七世紀末，乃完全用散文．像路德的九十六條宗教改革宣言（一五一七年，）也是由此而傳達於四方的．(5)

二　中國的古代報紙

張柏蘭 H. S. Chamberlian 在他的二十世紀的基礎 (Grundlagen des 20 Jahrhuderts) 一書中，有關於討論中國文明的一節，略謂：「中國雖然先歐洲而完成重要的發見或發明，但不知將其發明發見利用在實用上或文化上．」他的意思就是說天啓以科學式的暗示，而不能窮其究竟．例如「指南針」雖然在歐洲人發明以前，（黃帝的指南車）早已發見了，但未利用之於水運．火約的發明，雖亦較歐洲早，但只把此用於平和的焰火，其用於戰爭上，還是後來的事呢．就是印刷術新聞事業也無不如此．(6)

依據中國的歷史，其最初可稱爲報紙的東西，在距今一千年前唐玄宗的時代，已經發現了．(A.D. 714) 其名爲「邸報」(7) 後代當作一種官報，稱其名爲「京報」而連綿至前清末葉．可稱爲世界上最古之報

紙．

當時的官報，因爲唐朝地方長官的十六節度使的私邸，均置於首都長安，而私邸的主要事務，要把牠通報於各自的藩鎮．所以「邸報」就成爲通報的機關了．「邸報」是以皇室的狀況，詔令、奏章、敍任、辭令、謁見、朝覲、賞卹、廟堂會議等事及關於藩邸的私事通信爲內容的．其印刷雖全部是木版，但不久卽改用活字印刷（有木造陶製二種活字，後者用處較多．）其發行次數，起初是在必要時發行，是不定期的；但至一三五〇年以後（元朝）就定爲旬刊．至一六六二年以後（淸朝）改用銅活字，而部數之多少得隨其須要，自由增減；因之就普及到政府以外的學者、地方官、大商人等的有關於政治知識的方面去了．

現在追查「邸報」發達的痕跡，其初是爲私邸所發行，其內容也是官報式的；但其後發行，則非出於政府之手，實際上可說是有「私」的

傾向；不過到後來，當作京報，而其形式內容，都完全成爲政府的機關，及至最近西洋文明東漸，而仍不知趨向近代報紙之途徑者，雖說是因爲中國的社會組織，政治形式的專制與人民經濟未十分發達，及民間沒有報紙需要的原因，但如張柏蘭所謂「使文化之芽，缺於引導到實用上去的能力.」這似是中國的弱點呀.

但今日報紙發達的動機，完全是從外來的刺激．一是傳教士的報紙，二是外國商人．而這兩種人的侵入，不能不說是通商的結果．

(1)參閱一八二七年發行的亞細亞雜誌．

(2)歐洲諸國報紙發現的年代：意大利是一五六六年在 Venice 所發行的 Notizic Scritte 只有一張報紙．後之稱報紙爲 Gazette 就是從意大利的單張報紙 "Gazette" 而來的．

德國在一四五〇年的活版發見後，以在 Augusburg 及 Naruberg 的信

札式小册子的發行爲最早，其後 Vienna 也起來了，普通稱爲 Relationen 或 Nene Zeitungen，是不定期發行，而載有科學，旅行記及發明等．至一六一五年始有當作週刊的 Das Frankfurter 產生．

法國的 "Gazette de France" 雖然是受着意大利報的影響而起，但是年代不明．像 "Mecurie Francois" 在一六〇五年是以供給史料爲主而起的．在一六三一年法蘭西報產生，始成爲時事評論，主筆 Doctor Pheophrast Renandot，而在 Cardina Richelien 的保護之下，做其宣傳的工作．其後 Cardinal Mazarin 發起 Mazarin 報，"Paris Mercurie" 不載新聞政事，而專論史料學藝．革命後 "Le Monitene Universelle" (1789) 討論政治道德問題，而 Nouvellesa la Main 作拿破崙時代最激烈的批評．

英國如 Alexander Andrews 說：「英國的手印報紙，自爲貴族而起後，因一般的要求，學者以歌謠諷之，於是有新聞小册子的發生，而卽以此

爲近代報紙的創始.」一六二二年, Weekly News 刊行於倫敦.稱之曰"English Mercuries", 一六六〇年在 Edimburgh 有 Mercuries Caledonis 均爲週刊.

日刊的開始,是十八世紀之初.由一七〇九年一頁報"Courrant"及一七三〇年的"The Orange Post"一七七六年的"The Craftsman"而成爲現時的報紙.

美國雖然在一六九〇年有"Public Occurrance both Foreign and Domestic"(By Benjamin Harris) 在一七〇四年有"Boston News Letter"之出,但均不久絕跡.一八五六年所創的刊物"New Hampshire Gazette"可算爲今日美國報紙中最古之物.

俄國的新聞事可算是最落後.其狀態與中國相似.革命前,著名的報紙,如"Jonrnal de St. Peterburg""Nouve Vremya""Novosta"是由政府管

理的機關報（據 J. E. Rogers「最近五十年史」）

(3) 商周之間，政府設置專官；而於春秋二季，出巡諸國，問民風俗，歸而復命於太史．劉歆與楊雄書曰：「三代周、秦，輶車使者，遒人使者，以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而周官太史所掌．」又曰：「陳詩以觀民風．」今日所傳之詩歌，國風、國策、是當時的報紙．王安石目春秋爲「斷爛朝報」蓋卽斷片新聞之意．（見秦理齋中國報紙進化小史——最近五十年史．）

(4) 根據 Rogers 的世界新聞進化史和小野氏的日本新聞發達史．

(5) 見小野氏的日本新聞發達史．

(6) 見 (China, Wirtschaft und Wirtschaftsgrundlagen, S. 49.)

(7) 唐詩和有：「韓翃家居，一日有人叩門賀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進君，已除駕部郎中知制誥矣．」此爲邸報的最初的紀錄．其後東坡詩有

「坐觀邸報，談迁曼周密.」癸辛雜誌續集中亦記之.（據秦理齋中國報紙進化史.）

(又)邸報似發於唐而傳於宋，但至其撰輯情形，以及刊行日期等，則無從查考，不過其爲官報之鼻祖則甚明瞭. 元、明亦稱邸抄，至清代而爲京報. 革命後的政府公報亦即爲此.

第二節 中國印刷術

一、木版　據考證上看來最古的木版，當在隋朝（A.D. 531-618）. 至用於印行著作，則由唐末（後周世宗顯德元年 A.D. 954）之馮道始. 入宋，木版本印刷，已極盛行.

二、陶活字　在木版之後，遂有木版活字. 到北宋而有陶器活字. 據 S. W. William 的 "Middle Kingdom" 說，中國在五百年前（即十一世紀之始，北宋初期）已用陶製活字. 其製法是先以粘土板之軟面刻以文字，

而將燒熔的蜡、松脂，石灰等注入卽成，再將此製成的活字，排列在框中，然後塗以墨水．以手按擦而印刷．

三、銅活字　據考古家說，在十一世紀初，已有銅活字，但無確實的記錄．康熙（A. D. 1662-1792）曾命傳教士加薩秀特鑄造二十五萬銅活字．那麼，這銅活字，當是由他們傳來的．京報因銅活字的印刷容易，所以增加份數，卽分部的範圍也非常擴大了．不過這活字沒有好好的保存，現在已散逸了．乾隆雖曾重行製造，（A. D. 1736-1795）可是也失傳了．我們又從何處去考查牠的遺製呢？一八〇五年佛山（廣東之西）的書籍商，曾以銅活字製造三種模型，印刷彩票及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一百二十卷．其原型經太平天國之亂而散逸，據說當時曾有一個傷兵，得了十個活字，但又被外國兵拿去了．

四、鉛活字　我國文字的鉛印，是始於一八一五年是P. P. Thomas專

爲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摩立孫辭典而製造的。同年在Serandore（印度的港）鑄成小紙型。一八三四年Legrand氏受巴黎的Pauthien氏委託，曾鑄中國字母三千枚。一八八四年將其全部運入中國，而爲美國教會印刷之用。

Rev. S. Dyer在一八三八年發明鋼鐵刻活字器，到一八三四年他死了，製成的字，只有一八四五個。後來還是R. Cole氏完成的。又一三六〇年因爲美國帕來斯惠探倫教會的報紙，Gamble氏就把電氣版印刷術輸入到上海了。

第二章 中國近代報紙的先驅

第一節 教會報

一、民報 近代報紙的時質，代表輿論。古代報紙的時質，是代表統治

階級的意旨的。是專為官場說話的，不過從報紙發達史看起來，畢竟官報是比民報先發達。東西各國報紙的起原，也是這樣有一個「官報萬能」的時代，我在前面已說過了。至於歐洲民報的發達，是在十六七世紀的時候，到了今日，已成為世界報紙的模範了。

我國最初的「邸報，」雖然有官民報雙方的性質，但僅行於統治階級者之間，那是不能否認的。至於後來的「京報」完全代表統治階級的東西。我們從這一點看來，就可以想到中國帝王勢力的強大。再進一步，也就可以想到民間的經濟發達，遠不及歐洲了。

日本民報的發達，到明治維新時，已經成熟。而我國到前清末年，外國文明，已如波濤湧入，但除唯一的官報以外，民間對報紙，還沒發生需要的觀念，這也是我國今日報紙，尚不免於幼稚的一大原因吧！

二、教會報紙予我國今日報紙以最大影響的，據旭克耳（Fritz Sec-

ker）說，要算倫敦傳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的摩立孫（Dr. R. Morrison）(2)及密爾恩（W. C. Milne）(3)了。他們兩人，一八一五年在馬拉芝克曾發刊一種中國報紙，用以傳道。旭克耳關於報紙本身，雖然沒有什麼記述，但據秦理齋中國報紙進化史說，一八二〇年摩立孫博士刊有像東西洋每月統計樣子的中文報紙。其目的在宣傳教義和提倡教育及報告世界大事。所以這個報紙，可以說是教會報紙的鼻祖了。又據 Encyclopaedia Sinica 裏面說，一八一八年馬拉芝克地方，有由密爾恩發行的 Indo-Chinere Gleaner 日刊，恐怕就是最初的洋文報紙吧！考笛兒 Cordier 是法國人，而爲有名的中國學者、他的蒐集，存在巴黎圖書館。及摩立孫曾把該報紙一部分，採爲彙編。因此當時各地就有模倣摩立孫密爾恩報紙的東西發生。一八二三年，巴塔維亞、一八三三年新加坡、一八三八年廣東、一八五三（六五）年香港、一八六一年寧波、一八五七

（八）年上海、有種種宗教的報紙發起.(4)又教會報紙的功臣,如法乃姆 (J. W. Farnham) 愛倫 (Y. J. Allen) 雷卡 (Timothy Richard) 等,他們所經營的報紙,有中西教會報（一八九一）、教會新報（一八九四）、萬國公報（一八八八）等.興華報 (The Advocate) 起初是以福州月刊為母體,由陳衛鳳及勃克 (A. P. Parker) 博士主編,是美國美案及斯脫教會的機關報,其讀者不單是教會的關係者,能遠及於新加坡海峽殖民地.當作傳道報紙而起的報紙,除傳道記事之外同時也宣傳所謂"News"及智識,因之與普通報紙有同樣的勢力者不少.現在京津間中文報紙發行最多的益世報,雖其資本由美國教會所出,是他們的機關報;但一般閱者,幾乎都沒有注意此事的.通聞報 (The Intelligeneer) 創刊於一九〇二年,是住在中國本部及滿洲七千餘歐美人的長老會所主持而產生,主筆為陳諄盛及烏特伯立基 (Dr. L. T. Woodbridge) 二博士.

聖公會報是月刊，完全由我國人經營．女鐸報（The Woman's Messenger）是白女士（Miss Laura White）所編．福幼報（Happy Childhood）是麥考吉勒脩雷夫人（Mrs. D. MacGillvray）所編．至於青年進步（The Association Progress）者乃是基督教青年會的機關雜誌．

這些教會報紙，起初大抵爲月刊，其後都成爲週刊日刊．其內容除宣教外，起初多載自然科學，商業，人物評論及教育的文字．其經營起初雖然是由外國教師編輯者爲多，但漸次便移到中國人自己的手中．其後不過只有資金仰給於教會而與普通報紙毫無分別了．

三、教會報紙與中國學者．The "Chinese Reader" 是一八六八年在福州由鮑爾文（Rev. S. L. Baldwin）主編的月刊；而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二年則爲杜烈蒂（Rev. J. Doolittle）所編．其後雖曾中絕，但至一八七四年魏利氏（Allex Wylea）又在上海改爲半月刊發刊，而爲美國長老會的

機關報。一八七八年鮑爾文（Dr. S. L. B. Baldwin）改任該報主筆、一八八〇年後赫頗（Dr. A. P. Happer）爲主筆，一八八五年後是葛洛克（Dr. Gluck）爲主筆，復改爲月刊。因當時在中國以西文記錄中國時事的報紙甚少，並且還有足資教師研究的貴重論文，所以頗爲暢行。投稿家有艾迪金(5)（J. Edkins）柏雷茨乃德(6)（E. V. Bretschneider）及金士米耳（Kingsmill）等。其後普通報紙發達，這些報便漸漸只關於教會自身的記載，而與時事無關。

現在上海資格最老的申報，實也是從英國教會牧師麥攸（F. Mayor）在一八七二年所辦的報紙而發軔的，和牠對抗的，那時有法國伊愛追廷在徐家匯發行的益聞錄。

根據一八九〇年在上海所開的新教會教師大會的報告，說：「當時中國的定期刊物，計七十六種，而其中四十種是關於教會宗教的東西。

」(7)

中國今日的文化開發，歐美傳教師也有多少貢獻．尤其是清末科學的輸入．至於教我國人以近代報紙的經營法者，也是他們，而實以英國倫敦協會爲始祖．其後則爲外國的商人與外國的報紙，都予我國報紙以極大的助力．今教會報紙，雖已極少，但他們的功勞，却有不可忘之處呢．

(1)倫敦教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本部在倫敦．一八〇七年着手中國傳教，是在香港、廣東、福建、浙江、江蘇、直隸、湖北等處，其內部則受協會(Congregational Churches of Great Britain and Australia)會員的金錢來支持．中國最初傳教的蘇格蘭長老會的摩立孫 (R. Morrison, A Scotch Presbyterian) 一八一三年密爾恩 (Rev. W. Milne) 在馬來羣島，從事於中國人傳教．其時傳教甚難，摩立孫從一八一四

年起的廿五年間，不過得到信徒十人。麥特赫斯脫 (Rev. W. Medhurst) 於一八一六年來華，一八二〇年在爪哇發行報紙選持撮要。香港未闢為商港以前，陸哈德 (Dr. W. Lockhart) 即創立一個醫教會 (Medical Missionary)。及香港為英所強佔，即由爪哇移此。一八四四年着手廈門傳道，并派陸哈德、麥特赫斯脫及密爾恩的兒子到寧波去工作。一八四五年愛迪金 (J. Edkins) 與上海的幹部相聯結，而以天津為中國北部的根據。陸哈德入北京。一八六一年默耳海 (Rev. W. Muirhead) 住在漢口。着手於中國中部的工作。

(2) 摩立孫於一七八二年生於 Northumberland 而於一八三四年死於廣東。葬於澳門。是中國新教傳道的先驅。初學希臘及希伯來文，入倫敦教會攻醫學及天文學，後從廣東人學中國語。現倫敦博物館中有其手書的中國文聖書。一八〇七年由紐約而抵廣東，打破

中國官吏及羅馬卡索立克及澳門的東印度公司間種種傳教的困難；於一八二四年完成聖經的翻譯印刷．那是在 Serampore（印度的港）Marshoman 二年前翻譯的．因此便得着東印度公司翻譯的職位．一八一二年著 Chinese Grammer 一八一四年著 "Morrison Dictionary" 一八一六年譯 "Lord Amherst's embassy to Peking" 一六一四年七月在澳門施中國新教徒最初的洗禮．其後二十五年，仍做傳道的工作，得信徒十八．

(3)密爾恩於一七八五年生於 Aberdeenshine，於一八二二年死於 Malacca，年三十七．雖於一八一三年所派遣，但被羅馬卡索立克的當局所阻止，卽在廣東亦不過數個月，遂被遣到馬來羣島傳教．後來在 Malacea 開始報紙的印刷，而立下了 Anglo-Chinese College 的基礎，並發行中國文及英文（Indo-Chinese Gleander）的二種雜誌，後遂

積勞而卒.

(4) 參照 China Wirtschaft und Wirtschafts grundlagen, P. 50 第三章第二節.

(5) 艾迪金倫敦大學畢業，一八四八年充任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的委員，而到上海.並在天津北京等處設立教會.一八六三年由 Edimburgh 授以神學博士學位，一九〇五年歿於上海.關於中國的著作極多.

(6) 柏雷茨乃德一八三三年生於里昂，一九〇一年死於彼得格勒.是北京俄國公使館副醫官，他關於植物及地理，有貴重的貢獻. Botanicon Cinicum 一書，卽氏所作，載於 Royal Asiatic Society 中國北部支部所發行的雜誌中.大秦國 (Ta Tsin Kuo) 一書，載在 China Recorder 中. On the Knowledge Possessed by the Ancient Chinese of Arabs 一八一七年在倫敦出版. Chinese Intercourse with the Countries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15th Century，在 China Review 中發表。Early European Researches into the Flora of China 一八八一年在上海發行。Map of China 一八六〇年在彼得格勒發行。

(7) 見 China P. 51。

第二節　外國商人的機關報

教會報紙，是助長中國近代報紙發達的東西，固無異論；但是在中國貿易的外商，也有相等的努力。因他們要熟習中國和世界的消息，其初雖賴教會報紙，後來他們人數漸增，勢力漸大，感覺自己有設報館的必要，所以就自行發刊；即在今日，尚有其報紙勢力呢。

這種報紙，最初在商港發行，如我國的廣東，後來便在香港澳門，寧波，福州，上海等商港相繼發現。所以今日不但是西報紙在商港，獨為發達，就是中國報紙的勢力，也是這樣呀。

他們起初，是以溝通中外的消息爲目的，但後因中國報紙的無力，或被政府利用，或言論不能自由，結果外國報紙，在中國報界及外交上倒反而有特殊的勢力，甚至還有左右中國輿論的勢力呢。

今將各地所發行的重要報紙，列記於左：（無特記的都爲 British paper Ed.=Editor. Fr.=Frequent)

(I) Canton （廣東）

1. "The Canton Register" (1827. XI. 8. 1843)(Hongkong)

   Ed.—J. Matheson

   Fr.—Weekly（遷移至香港後改爲 Hongkong Register)

2. "The Canton Press (1835 XI, 12, 1839 (Macao) 1844 end.) 附商業附錄。

3. "The Canton Miscellany (1831)

4. "The Chinese Repository"

Ed.—B. Ridgman

"Middle Kingdom" 為 S. W. Williams 所投之稿.

5. "The Friend of China"(1858-1861)

從香港移來發行.

(II) Hongkong (香港)

1. "The Hongkong Register"(1843-1859)

Ed.—J. Slade.

投稿者 —— Dr. Morrison.

附錄 —— "Canton General Price Current"(1835—)

2. "The Friend of China"(1842, III. 12, 1858)

Ed.—J. R. Morrison, J. White, Dr. Satchell, J. Carr. 等相繼主編.

Fr.—Weekly.

因一八五八年與香港政府官吏爭執（W. Tarant 主編時）始移至廣東.

3. "The Hongkong Gazette"(1841, V, 19,—1842 III.)

Fr.—二週刊.

與 Friend of China 第二號合幷.

4. "The China Mail"(1845, II, 20—現存）

Fr.—Weekly—daily(1876 II. 1—現存）

Ed—Andrew, Shortrete

現存的日報晚報（與 Evening Mail 合併）

5. "The Evening Mail"(1864)

合併於 "China Mail"

6. "The Daily Press"(1857, X. 1,—現存）

是在香港最有名的政府機關報．用中文印行．

7. "The Dixon's Hongkong Gazette"

"The Dixon's Hongkong Recorder"(1850)

"The Hongkong Recorder"(1859)

8. "The Hongkong Shipping List"(1855, VIII, I) (停刊．)

9. "The Daily Advertizer"(1863 XI—68)

10. "The Hongkong Times"(1769 VI.—1872)

附錄 "Daily Advertizer and Shipping Gazette."

11. "The Hongkong Government Gazette"(1858)

Fr.—Weekly — (停刊．)

12. "The China Review" (1872 VI.-1901)

Fr.— 半月刊．

Fd.— N- B. Bennys, E. J. Eite.

有時事評論，科學研究等論文二十一卷，在中國的學術研面究方面說，可稱爲是非常貴重的資料。

13. "The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1867-1870)

Ed. — Dr. N. B. Dennys.

14. "The Translations of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47-1859)

載有貴重的中國研究論文，出六卷卽止，今不易得。

15. "The China Magazine" 1865

Ed. —C. Lengdon Davis.

Fr.—月刊。關於研究中國的論文極多。

16. "The China Punch"

(III) Macao（澳門）Portuguese (Portuguese Papers)

1. "A Abelba da China"(The bee of China) (1822, IX, 12-1824)

   "Gazeta de Macao" (1824-1824)

2. "O Macanista Inparical" (1836 XI. 9)

3. "Chronica de Macao" (1834, X, 12-1837(8))

4. "O Verdadeiro Patiota" (1838-)

5. "Boletin official de Governo de Macao (1893,1,9)

6. "Boletin de Brovincia de Macao et Timor."

7. "O Independent."

(IV) Foochow (福州)

1. "The Foochow-foo Courier (1858 X, 12)

2. "The Foochow Advertizer"

3. "The Foochow Daily Echo"

4. "The Foochow Herald" (1873, IX, II)

(V) Shanghai (上海)

A. British papers

1. "The Friend of China" (1863-1864)(停刊)

Ed.—Treasure Jones (1863)

W. Tarrant (1864)

初在香港，後移廣州，現已停刊。

2. "The Evening Express" (1867. X, I)(停刊)

Fr.—日刊

Ed—T. Jonea

3. —"The Shanghai Evening Courier" (1868 X, I)

Ed.—Hugh Lang 投稿家極多。

4. "The Shanghai Budget And Weekly Courier (1871, 1, 4-1815)

Fr.—週刊

5. "The Evening Gazette" (1873, 1, 2—)

"The Shanghai Courier And China Gazette" (1875)(收買後改此名)

Ed.—F H. Balfour

6. "The Celestial Empire" (目下由 Shanghai Mercury 社發行)

Fr.—週刊 (創設者葡萄牙人 Fedro Loreuiro)

Ed.—F. H. Balfour

7. "The Waifs and strays from the Far East North"

8.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860 VIII, 3—現存)

Supl.—"North China Herald and Market Report" (1867—)

"Suprem Court and Conculer Gazette" (1867, 1, 5) 出到一四〇號

時買出改爲下名:

"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entral Gazette"

Fr.— 週刊

Ed.—Henry Shearman; Sammel Morsman; R. Alexander Jamieson; R. S. Gundry; G. W. Handen; F. H. Balfour; J. W. Maclellan: R. W. Little; H. T. Montague Bell; O. M. Green (1911) 等人, 相繼主編.

Supl.—1864 日刊附錄出 The Daily Shipping and Commercial News" 本報爲上海最重要的西文報紙, 發行計四大張. 後日刊改爲 "North China Dlaily News" 而 Herald 則改爲週刊; 是中國中部的英商機關報.

9. "The Shanghai Daily Times (1861, IX,15-1862 IX)

10. "The Cycyle a political and literary Review"(1870 V. 17-1871 III 24)

Ed:—Dr. R. A. Jamieson

本報爲稅關爲機關報，不久卽停刊.

11. "The Shanghai Recorder."

Er.—日刊（1867, I 將財產拍賣）

12. "The Shanghai Mercury" (1879 IV 17—現存）

Ed.—J. Clerk; J. R. Black; C. Rivington.

Fr.—日刊（現增加日本資本，而以佐原篤介氏加入幹部）

13. "The Celestial Empire"（卽前社所發的週刊）

14. "The Evening Gazette" (1873 VI 2-80 號）因遭大災而中絕.

Ed.—F. H. Balfour (1873 再刊—1875 合併）

15. —"Shanghai Evening Courie (1868 XI-1875)

Ed.—Hugh Land（主編死後卽停刊）

16. "The Shanghai Courier and Evening Gazette（日刊）—1876年

由(14)(15)二報合併而成。

17. "The Shanghi Budget and Weekly Courier"

是 The S. E. C.(15) 社所出的週刊，到一八七五年與 E. G.(14) 相併合

後，未幾即停刊。

18. "The Journal of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59-1917)

98卷，其間 1861-63 中絕。

19. "The Far East" (1876-)

Fr.—月刊，圖畫雜誌，後會在日本發行，不久即停刊。

20. The Social Shanghai (Journer de Dames)" (1906-1915)

21. "The East of Asia" (1902-)

Fr.—季刊（由 North China Herald 社發行）

22. "The Temperance Union Weekly Newspaper"

23. "The National Review" (1904-1916)

Fr.—半月刊至三十卷止.

Ed.—W. Kirton; W. Sheldom Ridge.

24. "The Shanghai Chronicle of fur fact and fiction" (1859 III.-60 V.)

25. "The Punch, Shanghai Charivari" (1871-73)

Ed·—Peter P.obertson

26. "The Shanghai Almanac"

Ed.—E. H. Grimani; F. H. Balfour.

27. "The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Journal."——英商的機關報.

Fr.—月刊（現存）

(B.) American paper.

1. "The Shanghai News Letter for California and the U. S. A." (1867-1871)

Er.—月刊

Hugh Land 經手後，在一八七四年與 "Shanghai Budget and Weekly Courier" 合併改爲下名：The Shanghai Budget and Weekly News Letter.

2. "The Common Wealth —即前記者所經營

Fr—週刊——六週後停刊

Ed.—John Thorne

3. "The China Press"—1911, VIII, 23—現存。

於此得見美商在中國的意見。

4. "The Chinese Recorder"（一八六八年停刊）

5. "The Evening Star"

Fr.—日刊（現存）

6. "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 (爲 Millard Review 方面的評論雜誌。)

Fr.—日刊（現存）

7. "The Far Eastern Review"

Ed.—Bronson Rea.

Fr.—月刊（現存）

是關於中國鐵路，礦山、地質、工商業上的雜誌。

(C) French Papers.

1. "Nouvelliste de Shanghai" (1875, III, 1-1872, 1, 23)

Fr.—週刊

2. "Le Courier de Shanghai" (1875-1,16)

3. "Progres (1871, III, 1-1872 1,23) 爲 "Le Nouvelliste" 之敵，互相競爭。結

果兩敗俱傷.

4. "L'Echo de Shanghai (1895-1927 停刊) — 法國機關報中之最有力的.

(D.) German Papers.

1. "Die Ferne Osten (1902-vol. III end).

Ed.—C. Fink (Ostasiatischer Lloyd.)

2. "Der Ostasiatischer Lloyd" (1886-1917).

Fr.—週刊

是德國在中國的宣傳機關中心,後因中德宣戰而停止.

3. "Die Dentshen Zeitung für China (1915-17)—— 歐戰期間停刊

德國於一九〇六年,在青島的 "Tsingtauer Nenesten Nachricu

"Tagesblatt für Nord China" Kiautschou Post (1912) 是由一九〇

刊的, "Deutche Asiatische Worte" 而改名的.中德宣戰時停刊.

(VI) Hankow（漢口）

1. "The Hankow Times (1866, 1,6.1868 III, 28)

Fr.—週刊.

2. "The Hankow Daily News"（停刊）

初由德人經營,因歐戰而停止.

3. "The Central China Post."（現存）

由英人經營,漢口唯一的西文報紙.

(VII)Tientsin（天津）

1. "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 (1894 IV, 1—現存）

Fr.—週刊,日刊. (1902 X, 1.)

是中國北部英商機關報.與香港的 "Hongkong Daily Press' 上海的 "North China Daily News" 漢口的 Central ChinaPost 有同樣的魔力.

2. "Ths North China Star"（現存）

Fr.—日刊.

是美國人在我國北部的機關報.與上海的 "China Press" "Millard Review" 同爲一種有魔力的報紙.

3. "Journal de Tientsien"（現存）—法國人的機關報.

Fr.—日刊

(VIII) Peking（北京）

北京的西文報紙,完全是政治上的,無商業的性質.今就其現狀言之.

(A) British Rapers:—

The Far Eastern Times (1922 III—（現存）

爲北京政府顧問 P. L. Simpson 所經營.後曾由黎元洪維持,與東方

時報（漢文）同爲十八頁之大報，與之有關係者，黎元洪，奉張，以及蘇俄，都與牠發生關係過。民國十五年國民軍退出北京，奉軍入北京後，始遷到天津，去發行。

(B) Frenoh Papers:—

1. "La Politique de Peking"（政聞報）

Fr.—週刊

2. "Journal de Peking"

Fr.—日刊

(C) Japanese Papers:—

North China Standard（創刊於一九二〇年—現存）

此爲日本在中國的唯一英文報紙。因爲在各地的日文報紙，完全是地方的，而非對外的，雖在大連有西文報紙如"Manchurian Daily Ne-

ws”（日刊）在青島有“The Tsingtao Leader”（日刊）在天津有“China Advertizer”（新近停刊）等，但都只有地方上的意義．其他除上海的英文報紙“Shanghai Mercury”及“Shanghai Times”內附有日本資本外，以英文報紙，而知名者唯此報而已．

其外雖有若干英文報紙，但除北京的順天時報，奉天的盛京時報，漢口的湖廣新聞外，幾不知其名．前二者的發行份數均達萬數以上，在中國爲有數的報紙．

(D.) Chinese Owned papers:—

1. “Peking Daily News.”

前曾爲直隸的機關報，近則系統不明．

2. “The Peking Leader” 主筆—G. Clark 美國人）

爲外交部的機關報．

其他我國所經營的西文報，在上海有"Shanghai Gazette"及謝福生主任的公論報。在廣東有"Canton Times"後者改爲"Canton Gazette"爲國民政府的機關報。

要之，在中國的外國文報紙，雖有英，法，俄，德，日，等各國語的報紙，但英文報紙的勢力爲最大。因數十年來英國與我國的關係較深，因之英文在我國，亦較其他各國語言占優勢；且英國商業上的利益，也遠勝他國；所以英商的機關報的勢力，亦最爲著顯。其次雖爲日文報紙，但因日本語非國際式的，所以其結果，只不過是該國人居留地方上的報紙。英國的報紙，從香港的諸報爲始，以在上海的"North China Daily News"(North China Herald) 天津的"Peking and Teintsien Times"漢口的"Hankow Daily Post"爲最有魔力，而我國輿論上常受其打擊的。其次外國報紙的魔力，就要算美國，在天津的North China Star上海的

China Press 及北京的 Peking Leader 等報了。

日本的英文報紙中，除北京（一九一七）的"North China Standard"之外，凡爲日本人所經營者，是沒有的。如上海的"Shanghai Mercury"及"Shanghai Times"日人雖曾投資，而係英國人所經營的（由在上海的日本資本家投資）即北京的"Peking Leader"（美國人主筆）亦不過投了些資本罷了。"Manchurian Daily News"雖在大連發行，但亦不過祇有地方上的意義。故日人的英文報紙，是沒有多大魔力的。但其中文報紙，卻又非他國人所能及，如北京的順天時報（發行份數一萬五千、）奉天的盛京時報（發行份數三萬、）其在中國宣傳帝國主義的効力，確是很大。

法國在京津地方，無報紙可言。俄國在北滿洲方面，卻有一些力量，至於德國的言論機關，要回復到戰前的地位，恐怕一時還不能辦到呢！

就上面各種報紙看來，英美是商業方面的，日俄則外交方面的，德國從前，雖曾帶幾分國家色彩，但今日卻向商業方面活動，德國報紙恐怕將來難有囘復的希望，再也沒有外交式的報紙發現了。

第三章 中文報紙的發達

第一節 概說

中國報紙發達的階段，可分作四個時代：（一）官報時代（二）西人編報時代（三）中國報開創時代（四）中國報紙勃興時代。

第一期（官報時代）……嘉慶道光以前（——1850）

第二期（西人編報時代）……中日戰前（1851-1894）

第三期（中國報開創時代）……革命以前（1895-1911）

第四期（中國報勃興時代）……民國以後（1912-1924）

第一期姑置弗論，至第二期，可說是報紙啓蒙時代．其內容多爲雜誌式的，組織極爲簡陋，消息亦不確實．直到第三期後，雖勉強已能確實，但亦只止於確實，而還不能爲輿論的代表機關．及入第四期，方才發生代表輿論的報紙．但中國的報紙缺於報紙的資格的地方甚多，所以有許多地方，是不能和列國的報紙相提並論．今將第三期以後的情形，說個大概．在中日戰時，國人已經了解利用西洋文明的必要，對於報紙，頗有自行經營的需要，於是便漸漸發起組織，而脫離外人之手，但經一戊戌之變，」一又閉息於極端的專制之下，受了一大挫折．到了北清之亂，又改從前態度而重來讚美西洋文明，中經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益知歐化之必要，此時的報紙，遂漸入進化之途，從前的小報，也就多數都改爲二三張的大報了。宣統以後，漸次入近代報紙之域．民國革命後，是其極盛時期，而眞的民報，可以說是那時漸漸出現了．那時如能趁此潮流

一直發達到現在，也庶乎可達完美之途了．但不幸袁世凱竊稱帝位，用武力專治一切，遂使報紙人格墮落．接着又是安福時代，奉天舊交通系時代，直系專政時代，一直至今日，沒有一個政府，不是妨礙着報紙正當的發達的，說來也就儘痛心了．

第二節　中文報紙的創刊

前面已將中國報紙的先驅，約略敘述過了．教會報紙，在完成此種責任後，便又囘復到牠自己的本分，專事宣傳教義，與現在的文化，是沒有什麼關係了．然事迄今日，外商的報紙，卻仍占先前的地位．因今日中國報紙雖已有相當的發達，但到底不能和鄰國的大報紙分庭抗禮，所以外國文的報紙的生命，在短期間內，恐仍不能消聲匿跡罷！

一、中文報紙，要算是傳教師所經營的為最早，在前面已經說過了．摩立孫辦的東西洋每月統計表（一八二〇年，嘉慶二十五年）墨特赫

斯脫(Rev. W. H. Medhurst)辦的選持撮要是在爪哇發行．咸豐三年，香港發行的遐邇貫珍是墨氏、來格(Dr. Leg.)及香港政府官吏希劉(Hiller)等三人所合辦．日本在文久年間，曾一度翻繹過．香港英書院在咸豐四年(一八五四)曾發行中外新報，循環日報．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年)曾在上海發行六合叢談(自七年一月至八年五月止十六卷)等報，編者爲英國聖書出版所，墨海書局局長惠爾氏(Alexander Wyle)，他對於自然科學貿易人物，月旦等都有很多的文字．那時投稿者，有慕爾海(W. Muirhead)及艾迪金(J. Edkins)等．日本安正年間，曾譯爲官板六合叢談．咸豐八年十一月(一八五八年)在寧波發起中外新報，計有四年的歷史．係美國教師茵斯利所主編．日本於安政年間，曾把他翻譯一過．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在北京有中西見聞錄發行，可算是北京中文民報的鼻祖．一八六一年香港的英文報紙"Hongkong Daily

Press" 有了漢譯版。

以上所述，大抵是由外國人經營的中國報紙。因我國那時還沒有辦報的人，而民衆又無報紙的需要，所以只有外國人在那兒辦報了。

二、申報

一八七二年上海申報開始發刊。主筆爲蔣芷湘。於發刊四個月後，始出日刊，每日一張。翌年日本因台灣土匪殺了日本人而出兵，麥伩（Mr. Major）探訪此事最詳，於此，國人始悟報紙之可貴。後法國人侵入河內，申報乃使一俄人，從軍法軍中，專事刺探消息，並以電轉載京報的記事，而使知朝廷之事情，於是消路大增。到一八八二年遂有滬報起而與之競爭。一八七九年，法國及秀脫教士，又在徐家匯發起益聞錄。其後新聞報亦繼之而起。當時還有什麽匯報、蘇報、彙報、益報、中外日報、畫報指南車等報，不久卽漸漸消滅了，我們現在幾乎尋不出牠們的遺跡了。

香港自暹邏貫珍以後，有循環日報等政治評論的報紙．其中有"Daily Press" 及 "China Mail" 二種是漢文版．現在廣州還有一種粵報．

三、中國北部的報紙

我國北部，受歐美文化的刺激較少，加以專制政府的勢力尚強，因之民間報紙的發達，比南方遲得多．

北京除京報之外，出現民報的機會絕少．前清的京報，有「黃皮報」的渾名，因其在黃色桝檬之下也．其內容較現時之政府公報，差得很遠，因爲牠只不過載些「宮門抄」「上諭」「引見」「陛見」「上奏」等等瑣事罷了．

北京最初的民報，是中西見聞錄（一八七四年，）到一九〇一年有白話愛國報，其面積不過兩頁一尺見方的東西．到一九〇四年有京話日報產生，到一九〇七年朱琪辦北京日報，日人辦順天時報，這都是屬

於民報方面的.

天津最初的中國報紙,要算是一八八七年的時報.其後改爲直報,老直報.略載一些社會紀事及上諭、官場文件等;遇無新聞時,輒以空白發行後因庚子之亂而停刊.庚子亂後,發起者有大公報、醒獅報、老北洋報等.大公報因觸官廳之忌而停歇;醒獅報因主筆得失無定而不振,北洋報後改爲時聞報,對於社會紀事,雖較可人,但終不能占勝越之勢力.又有德人出資所創辦之中外實報,雖從事於鼓吹中德間貿易,及至民國四年歐戰突起,此報也就停閉了.一八九四年民興報成立,其言論精彩,大有可觀,不料主筆他去,又宣告停刊了.其後有民新報之創刊,但不久亦停刊.一八九五年經緯報出版,但因官廳壓迫,不能發展,至辛亥革命軍起,也就停閉了.又有與民興報同時發刊的北方報,亦因其議論正大,受當地警界之壓迫,不得已而過渡於人,未久也沒有牠的形跡了.

第三節 「戊戌政變」與報紙

一、清朝的政變

Journalism 的發達是和 Democracy 相並行的。當中國報紙開始萌芽的時候，民氣還未大開，所以其勢是極小。北京在西太后（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九年）的專制時代，報紙對於內政的批評權，一些也沒有。因之報紙也完全不能認其為有啓發民衆之力。但因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的結果，卻與中國內政上以極大之打擊。清朝的敗北，頗足以刺激國人的愛國心；於是有識者的頭腦中，覺非急起改革，則我國的國家，必至滅亡。所以康有為與梁啓超就利用報紙，大發表其文章。當時康梁雖不通外國語，但因受英國教會的影響，讀政治、經濟等譯本，遂對於西洋文明，也有相當的理解。梁啓超在當時的報紙裏，曾發表了許多的救國議言，我們在他的新民叢報及飲冰室文集中，是可以看得到的。

二、政變與報紙

像梁啓超的那些文章，在中國的報紙上，是從來未曾見過的。保守派的讀書人階級，見了這種新的提示，卻是一面驚異，一面駭怕。醉心西洋文明的新中國階級，大爲稱快；而另一方面，如孫中山先生等又在日本急進的運動革命以謀推翻滿清了。未幾德宗（光緒）、聽了康梁的勸告，就預備改革政治，誕生未久的報紙，在此時也就行其代表輿論的職務，每每攻擊政府的保守分子，及議論國政，這可說是報紙的一線曙光。但一般人對於帝王的傳統觀念太深；因之西太后大加反對，將德宗幽閉，並對報紙，也加以非常的壓迫，命其停刊。同時幷捕逮新聞記者，處以刑罰。然此僅指北京附近而言；至上海方面，則有租界爲之保護，所以依舊的繼續評論政府。

日俄之戰，日本勝利後，與中國智識階級，以更大之刺激。一般教會學

校，內外高等學校的卒業生，及外國留學生，受着西洋文明的薰染，都起來參加革新運動．至一九一一年，畢竟是清廷滅亡，共和成立了．其所以致此，無論怎樣說，報紙的鼓吹力量，卻要居首功呢．

第四節　共和以後的中國報紙

中國報紙，在一九一一年的改造期中，有更進一步的進化．在前清末，中央政府及各省長官，均有其機關報．地方紳士，亦以地方上報紙為其機關報，大抵是反訐政府，藉外國權力下的租界，以為保護．（一九〇八年一九〇一年清廷曾公佈一報律，以取締報紙．）

一、國會時代的言論

一九一二年國會初開，政黨羣起，而各機關報於焉產生．當時經營報紙，極為容易，自己無印刷機，又無探訪記者，只須賃居於一室中的社長兼主筆編輯長，做幾篇宣傳自派，攻擊反對派的論說，並僱了幾個傭人

奔走於印刷所與編輯室之間，則機關報即可造就。其經費如一個月有二百元則每日可出一千份的報紙；所以共和政府肇建未久，只就北京言，即有三四十種的報紙于剎那間發生。其中最有報紙資格者，只有「國民黨」的機關報。但國民黨雖為革命新中國的團體，但袁世凱無微不至，用盡懷柔收買之策，竟暗殺了宋教仁，打敗了二次革命軍，解散「國民黨，」并且國民黨報館被封，記者被捕，民黨要人，亡命海外及租界者不一而足這眞是所謂民黨的恐怖時代。

二、袁世凱的箝制言論

袁世凱因為要防止左傾的報紙得勢，乃倣倣日本的報紙法，頒布報紙條例（三十五條）及出版法（一九一四年四月二日）茲摘錄其取締報紙的重要條項如下：

一、出版者、主筆、印刷者、須年在三十歲以上。

二、須有確實的住所。

三、不能缺乏公民資格。

四、須爲有選舉權者。

五、凡在軍籍及現職官吏、學生，不得從事筆墨生涯。

六、報紙發行時須納一百至三百五十元之保證金，在北京及其他都市者倍之。

七、對於淆亂政體，防害治安，敗壞風俗，洩漏政務，外交、軍事的秘密，以及預審傍聽、會議傍聽等等記載，均嚴禁發表。餘如煽動或贊許、奸犯以及庇護或陷害刑事被告人，或攻訐個人陰私，損害他人名譽等均在禁止之列。

袁氏所發表的這種條例，無非是欲即帝位，而爲此拑制言論的準備罷了。其時純民黨的報紙，雖已失其能力，但反對袁氏帝制的報紙，亦復

不少于是袁氏實行收買，並逮捕、發封、以墮落了中國報紙的人格。

二、「安福派」的拑制言論

討袁第二次革命軍初起，而袁忽暴亡，再造共和，以黎元洪為大總統，段祺瑞為內閣總理，恢復國會，憲法；廢止報紙條例，似可再予報紙一活動機會了。但督軍獨立，張勳復辟，段祺瑞再造共和，「安福系」專政，名報紙大部分皆為「安福系」所收買，而又使報紙的人格墮落。民國八年晨鐘報、國民公報，京報等十一個報館，均因議論安福，而被勒令停刊，是可謂共和後報紙，第二次大災厄。晨鐘報後改晨報發行，京報亦得復活，但孫幾伊的國民公報是終於不能和國人見面了。

其後奉直軍入京，其拑制言論的手段，頗不亞於安福。及奉系敗北後，直隸派運動大選，社會日報，晚報、等無故被封，其餘則多數為其收買。

四、天津報界

天津方面的報紙;如黃興的民意報,「國民黨」直隸支部的國風報,均被袁世凱發封.民國四年「國民黨」所經營的新春秋報亦被封閉.那時雖有國民黨的新天津報創立,但終亦因諷罵警廳而被封.前經緯報主筆李愼桐所辦的赤縣新聞亦因反對袁世凱而被封.天津商報,雖曾一度出世,但命脈不長.民國四年美國「天主教」的教師雷衣朗,創益世報以彩票方法,鈎引讀者,在安福時極力主張排日.漢文京津泰晤士,於民國六年創立,在天津攻擊嗎啡的流毒,曾刊鴉片嗎啡的癮者表,一放異彩.「五四運動時,與益世報共同同情於學生運動,而攻擊楊以德(天津警察廳長;)楊對此雖甚憤慨,但因前報在美國領事,後報在英國領事館註册,無法干涉.

五、上海報紙

上海的報紙,不但不受着北京政變的影響,而有租界爲之屏障,故其

基礎，較爲堅固，而發行的份數，亦較他處爲多。申報爲我國最古的報紙，其發行份數，約二萬左右，可稱爲中國第一。凡社會各方面，均歡迎閱讀。新聞報亦有悠久的歷史，可認爲商業團體的機關。時事新報爲舊進步黨的報紙。此外還有時報，神州日報中華新報（進步黨）等。至新申報則爲一九一七年英人與申報競爭而設立的，民國日報則爲「國民黨」之機關報。

廣東的報紙則以七十二行的商報（總商會的機關報，）「國民黨」的機關報——國民新聞，廣東民國日報等爲最著名。

現在中國的定期刊物，總數雖約有二千種，其中可視爲相當輿論的代表機關者，僅四百種；而其間可稱爲報紙者，亦不過數十種耳。今試就郵政局報紙雜誌統計（一九二一年包含中西文）錄筆如下：

京兆　一七〇　山東　二二七　直隷　四一

河南	一五	陝西	八	四川	四一
湖北	三九	湖南	三八	江西	二一
江蘇	一一六	浙江	八二	福建	四七
上海	一二四（西文二四）	廣西	二七	雲南	二〇
廣東	一三〇	東三省	五九	安徽	一八
甘肅	三	山西	三三		

共計　一〇五九（註一）

（註一）此表見"China Year Book PP. 1514-99"

第四章　論中國報紙的諸特徵

第一節　發行份數

中國大部分民衆，尚未受有普通教育，只有全人口百分之五是識字

者，而百分之九十五爲目不識丁者，所以報紙的讀者極少．照上說的統計看來，則全國已註册的報紙雜誌爲一〇五九種，而中國人口爲四三〇，一九八，七九八（根據一九一九年郵務管理局的調查）以此比例，則每四十萬人不過一種報紙．以此與日本統計相比較，他們在大正十一年末（一九二二年）報紙雜誌的註册數有四，五六二種，而大正九年的人口爲五五、九六一、一四〇，其比例平均一萬二千人有一種報紙．

各報紙的賣出，爲數亦極少，即以讀者最多的上海而論，申報新聞一發行八萬份左右，已可算爲非常大的報紙了．如北京的大張報紙益世報，晨報，順天時報，奉天的盛京時報，上海的新聞報時事新報等只能發行數千至一二萬份，而其他大部分的報紙，總是發行一千份左右的．即有十年以上的歷史的，亦不過民國日報、申報、新聞報、商報、順天時報、盛京時報、時事新報、時報等數種而已．

至於我國報紙，不能充分發達的原因，則因現在的報紙，尙未成營業化。加之機關報的色彩太濃厚，又因有時是個人所創辦，資本有限，營業不能發達。

還有發行五六百份的小報，以一個編輯，一個僕役，便成了個報館。對外則揭揚「某某報社」的大招牌，做隨口胡說的走狗。只要每月化了數百金，即成發行五六百份的小報，因之政客在職時代，每每來收買他們。如北京一地，日報就有八十多種。所以在前述的中國註册刊物一○五九種之中，只發行一千份以下的很多，而且學校的刊物等，也包括在內，這就可以想像報紙銷行能力的薄弱了。

此外還有一種，可以注意的事情，就是早晨以五分錢買入之報紙，午後還可以二分錢賣出，翌日仍可以賣得一分錢。一份報紙，可以輾轉經過幾個讀者，報館對於此事，倒是無可奈何呢。

第二節 代表輿論的報紙

中國報紙發行的情形，既如上述，因之欲知其個人或黨派的意見，是極便利。不過在未明瞭各報紙的性質、系統以前，去讀這些報紙，每易誤會，即每易以一陋室中的書生，所做的文章，去代表世界的輿論。

發行份數和讀者太少，在形成輿論上是極爲不利。在北京、上海比較大些的報紙，雖正在漸次改良，但欲我國報紙，得着國際上的價值，和代表中國輿論日子，前途尚是遼遠。現在的報紙，不過在國內內爭時，當作角逐的武器罷了。因爲大部分報紙的規模不大，所以在某一勢力新產生時候，即被收買或封閉，這是一定的道理。在這種情形之下，一時還想不出積極對抗方法。再現在既未脫專制的氣味，民衆對於報紙的信念，又甚薄弱。因之從來做新聞記者的，也很少優越的人。世界的情勢，固然不懂，而國內的實情，亦不能明瞭；只知一些目前的黨爭和懂些中世紀

的文墨，也就居然稱爲名記者了．所以像這種情形，可以說是中國報紙，還沒有到眞正代表輿論時代，也未爲不可．

在中國北部稱爲報界元老，中國三個名記者之一的熊少豪氏（京津泰晤士報社長）在申報五十週年特刊中作有一文，述中國報紙及新聞記者之缺陷，略有數點：一、不以報紙爲天下之公器，而甘心爲一黨一人的私利機關．二、不辨事實之可貴，顚倒是非善惡，致失其信用．三、不知經營報紙的方法．四、記者的專門知識固然沒有，卽普通常識亦無心得．五、因記者常識的缺乏，不能明白社會羣衆的要求．六、從事編述的，大都爲幾個落伍文人，無聊政客，藉以餬口，此外中國報紙，關於外來的障礙，也有幾點：一、政府及軍閥的專制，拑制言論．二、國民教育不普及，因之一般國民對於報紙無理解和批評．政府及社會事業，不肯公開，而不供給新聞記事．四、交通不便以及資本的缺乏，以致消息阻滯．

總之，因為不能通曉世界大勢，及高深學識，對於輿論，不能與以決定的指導，加之政府及國民，又都不知尊敬報紙，結果弄得毫無報紙的價值．一切評論，都是近視的，灰色的格言派的，模稜兩可的臭文章，就算盡了記者的責任．至於能使中國問題介紹到外國的，除在中國經營的西文報及外國通信員之外，可說是一種也沒有．

中國報紙，和一般國民漠不相關的原因，據塞克耳(Fritz Secker)說是中國文字之罪．因為文字艱深，教育又不普及，以致多數人不能閱讀報紙，這卻是一個重大原因．「文學革命」後，白話文風靡一時，使中國報紙，起一種非常的變化，但一方新造語增加甚多．例如 Exteritoriality 一字，譯作「治外法權，」有些人雖能懂得牠的字面上的意思，但究竟什麼叫「治外法權，」依舊是不明白的．所以類如這些事，是非教育普及，沒有別的方法的．五四運動後，文學革命的能力，極其偉大，近來國內

的報紙雜誌，多數有傾向白話文的現象，在各都市用白話文寫的小報，也漸漸增多，許多大報紙，仍是文言，或文白並用。最近數年間，能否把全部的報紙改用白話，這却是個疑問。教育方針，雖以言文一致爲其標的，但欲使報紙能和民衆接近，其實現的時代，還不知在什麼時候呢？

第三節　中國報紙與外國報紙及通信社

在我國內的外國報紙，倒做了我國的政治及文化的宣傳機關，幷且常有反宣傳的文字。我國普通的報紙，大抵都有英文及日文的翻譯員，他們把外國報紙的記事譯出，可拿來當作自己的東西而發表。而將世界大事，及列國關於我國討論的問題，事無大小，均無遺漏的轉達給我國讀者。我國新聞記者，每視打探消息，爲冒險之事，遇到戰爭時，却靠着外國人的通信社，把消息報告給中國報紙。但到了一九一七年路透社壟斷了全外國的通信之後，故意用挑撥或不利的消息，使中國報紙的

言論，受其愚弄與利用。有時外國通信員，還作中國記者事實未明白或主見未定時，便先在中國輿論中，故意攪擾及種種離間的宣傳。例如日美兩國形勢緊張的時候，日美兩國通信員，各爲自己的國家起見而來離間中美或中日邦交，並亂傳其消息。

外國在中國宣傳，不獨由其自國報紙（外國文報紙）即在中國報紙亦可宣傳。德國的中外實報（天津）得有極大的効果。而其最大的成功者，要算是日本在北京的順天時報，他能猜出中國人的心理，將內容形式，處處都迎合着中國人的心理而編輯，所以就是中國人自己亦往往不知讀的是外國報。（美國的益世報、英國的漢文京津泰晤士報，也有相當的成績。）

第四節　中國報紙與廣告

廣告在報紙上的價值，中國人從前是不知道的。熊少豪氏的論文之

中，也說中國人不知用報紙廣告法。即在現在，多數人對於報紙上的廣告，亦不大注意。中國商業的廣告費，大部是用於店面的招牌和招貼上，藉以提醒路人耳目。因此若投數千元的廣告費，和外國人利用報紙廣告的，那眞是少得很呢。據麥克耳說，中國主要的報紙，一入手中，使人最注目者，大都是外國人企業的廣告；英美大公司，在中國的香烟廣告費，年約數百萬，有許多報紙，就靠此廣告費的收入，以爲其經常費用。又像英國的某藥品廣告，美國的牛乳的廣告，日本的仁丹廣告，都是如此。現在吾國商人對於利用廣告，亦漸次注目，如寶藥廣告，也漸漸的不亞於外國人。其他香烟，眼鏡，鐘表、書籍等廣告，亦頗有利用報紙者。新近最顯明的傾向，是在本國商品的廣告上面，特標明「國貨」二字。這可表明國內工業發達的證據，並且也可看出，這是國人對於挽回利權及力求富強的一種覺悟。

據塞克耳說：「如果要支配中國商埠，僅靠着中國報紙的廣告，是尙不足；因爲大部分的民衆，對於報紙無甚關係的原因。而必須在街道上，火車上，輪船上，貼以光彩奪目的廣告。」關於這一點的成功者是美國人，而美孚火油公司的火油和英美烟公司的紙烟，到一九〇五止，所以能完全獨占中國市場者，亦端賴於此。在中國的無論什麼名勝的山坡上，都能見有此種觸目的廣告板。日本的「仁丹」和「味之素」也仿造此法，而能得到很大的効力；排日運動時，曾以這種廣告板而引起幾多的糾紛。爲政治原因而排日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以後的競爭，要全在製造品上考究了。

第五節　中國報紙與租界

中國報紙的發達，像其沿革一樣，是從商埠發達起來。（北京是例外）中國的政治，雖名爲共和，其實政府仍不能脫專制的觀念，而統一上

的有力者，必取壓迫輿論的手段；其最先的犧牲者以報紙，中國及外國均相同。

中國商埠地，必有中國主權所不能及的，所謂租界，在中國統治之外，國內政變起時，反對方面的政治家，和像外國亡命一樣，預先把反對言論的機關，遷移到租界，向外國領事署註册。這是清末以來，攻擊專制武斷政府而避免其壓迫的長套手段。

上海的大報紙，從前都曾向外國註册，如申報爲日本，時事新報、時報、中華新報，爲法國，新聞報、新申報、新中外報、商報，爲美國，神州日報爲日本是。

北京的中國報紙，因爲沒有這種便宜，所以常因政變爲袁世凱，或安福派，或直派，或奉派，所收買，如有不肯時，即發封報館，或逮捕記者，因之，使中國報紙，不但不能使新聞記者向上，而且使之墮落。不能像上海，天

律，依靠租界的中國報紙，可以避去專制政治的惡害，而鞏固其基礎眞是可憐！

有人說：「中國政治家之所以失節操，「朝秦暮楚」也就因爲中國內地，有中國主權，不能達到租界，這並非虛說。因爲有許多政治家，平時不知好好努力，其失敗的危險，在他們心上，幷不怎樣畏懼，因爲租界是他們最好的避身所。此種實例，舉不勝舉。總之租界，若不完全收囘，則可以增惡者膽量，和減少革命者的門力，那是無可諱言的。至言論機關的在外國領事館註册，至少也可代表不肯奮門的一部份心理。我說這些話，並不是看輕了報紙的奮門精神，而在證明租界的惡劣影響。不過我要進一步說，爲迴避政府的壓迫，有租界可以爲安身之窟，但你要對外評論，却又要受租界的干涉了，這例子也很多，我們的言論界及其他的人，想都感着到了。喂！同志們，努力呀！努力收囘居留地！

諸位請看在排日時候，因爲要反對日本外交，上海有幾家報紙，在日本領事館註册的，都移到法國領事館去註册，這是大家知道的。所以要對於外國反抗其侵略主義的時候，這托外力保護政策，就完全失其立足之地了。

第五章　現在中國的各種報紙概況

凡報紙如仍爲政治上的機關報，而少營業上的傾向，則其報紙仍必在幼稚時代。據此以觀，則中國報紙發達的程度，已經到了什麼時代，可以自己下一個判斷了。

中國報紙，最發達的，只有上海的申報、新聞報、是已入營業報紙的地步了。申報（在一八七二年刊行）已有五十餘年的歷史，新聞報已有三十餘年的歷史，其發行份數約八萬餘，在上海可算爲第一流報紙。我

們拿這所謂第一流的報紙來看一看，就可知中國新聞事業的概況了。

在北京雖以益世報、順天時報、晨報、京報等著名，但其發行份數，均在一萬五六千至一萬六七千之間。前二者爲外國籍，尤其是順天時報，被日爲日政府的機關報。在政爭時，因其消息正確（除安福時代）故讀者大增，至排日運動起而大減。晨報京報均爲關於新思想，新運動的刊物。但京報至一九二六年，死於非命，因那年國奉交戰，國民軍退出北京後，以其於國民軍有關，加以宣傳赤化的罪名，就把社長邵振青慘殺，此種野蠻行爲，實可驚駭。壓迫言論，雖爲袁世凱等的慣技，然對新聞業者，猶不敢公然殺害而這一班武人則概置弗顧，騰笑萬邦，眞教人不能生食其肉也。京報在中國報紙中其編輯法比較可稱，他注意於中國所未有的經濟記事，鼓吹新運動，尤其是對於鼓吹「反帝國主義」非常有功績。因之而有教育界及外交界方面的讀者。那裏知道竟一旦斷送於

慘無人道的軍閥之手了！乃未久又慘殺社會日報的主筆林白水氏（六十餘歲的學者；）林氏致死的原因，不過爲其某日在報上對於奉派某政客，略微帶了一點諷刺，此外別無理由，可以發現．唉，照這樣看來，凡是在北京操筆墨生涯的，如果不置生命於度外，那就不必發表議論了．唉，言論機關的集中於租界，託外力的保障，豈是心之所欲嗎？不得已耳！

中國報界新近注意的事項，是以廣東國民黨的宣傳機關報爲中心．國民黨去年的宣傳定期刊物，計有八十三種．如廣東的廣州民國日報，廣州國民新聞，Canton Gazette（前二者現各發行數萬份，）上海的民國日報，北京國民新聞，但後者因奉軍佔領北京已不能發行．今北伐軍克復長江一帶，各地國民黨系報紙之追蹤而起，也是意中事啊．

北京通信社的數目，雖年有增減，但依一九二四年的調查，計有五十四，規模極小．京報社長邵氏所經營的新聞編輯社，（係翻譯外國報紙

爲主，創於一九一六年、）國聞通信社（總社在上海）（以國內新聞爲主，一九二二年創辦的。）外國通信方面，日本有東方（日政府關於中國的通信、）日本聯合通信（國際通信社與舊東方社相合而成、）日本電報通信社等。美國有：合同通信中美通信（中美人合辦的。）英國有：路透中俄通信等。活動極烈。專事造謠，言之可痛也。